

# 春风拂过太原城

史彦军



迎泽公园春色 王红玉 摄

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春天便一头扎进了太原城的烟火里。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我接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的消息——他要来南方小城专程来太原看一看。

朋友自小生活在江南。太原于他而言，陌生、模糊。这次他到访，我便要带他好好走一走、看一看，感受一下春风拂过的太原城，有着怎样的气象。

春风初起，树木摇曳，天地间一派开阔爽朗。风一吹，行人衣袂飘动，发丝微微扬起，嘴角带着笑意，整个人显得舒展而自然。

朋友走在街上，第一句便是感慨：“太原的春天，和我们南方小城大不一样了。”

太原的初春，一日比一日暖和，人们脱去厚重的羽绒服，街上随处可见利落的羊毛大衣，不少人还换上了风衣或针织开衫。大家根据温度自由穿衣，早晚微凉，中午偏暖，整座城市的人都透着一股轻松与活力。

朋友看着街上形形色色的人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太原的春天，爽气得很，连人的状态都更舒展。南方的春软，北方的春硬，硬得舒服，硬得敞亮。”

春来万物复苏，花草依次绽放。树木似乎比人更懂季节，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开花，有条不紊。它们仿佛有个精准的生物钟，在春风里从容吐绿，竞相开放。相比人们穿衣的随性，草木更有秩序，更有节奏。

朋友站在街边，望着盛开的山桃，轻声说：“你们太原的春天，大气、热烈，和这座城的气质特别对得上。”

安顿好住处，我便带他来到钟楼街。这里既是历史风貌区，又兼具现代商业气息。路面干净整洁，商铺招牌规整统一，古色古香的门楼与现代化橱窗错落相映。春风吹过，灯笼轻轻晃动，街上的花儿在春风里开得热闹，整条街的春天都显得鲜活而有层次。

朋友忍不住点头：“你们把历史和春天融得这么自然，既有老味道，又有新气色。”

我们还走进柳巷的一个小区转了一圈。住宅楼之间的

绿地像小型公园，草坪平整，灌木成簇。儿童游乐区色彩明亮，孩子们在滑梯上追逐，家长们坐在长椅上晒太阳，空气里都是草木与花香混合的味道。

第二天，午后晴好，我带着朋友去迎泽公园短暂停留。从东门入园，道路两侧松树高耸，如两列卫兵挺立。游人如溪流般不断流淌；相互搀扶的老人、推着婴儿车的父母、追逐打闹的孩子、如花的少女、稳重如山的男人、戴着眼镜的文质彬彬之人，各色人等齐聚园中，热闹非凡。我们穿过人群，一路嗅着迎春花的清香，在春日的小径里慢慢前行。

园内，柳树垂下万千绿色丝绦，嫩枝泛着新绿，在风里轻轻摇曳；湖水清澈透亮，微波荡漾，轻轻拍打着堤岸。湖水中鹅鸭嬉戏，鱼儿穿梭追逐，一条条红色鱼线时隐时现。石桥边、古建筑旁，不时有穿汉服的少女驻足拍照；亭子里歌声阵阵，乐声悠扬，吉他、口琴、琵琶、二胡、笛子交织在一起，人群聚集，如春花般一簇簇盛开。

朋友一路走，一路赞叹：“太原的春天不是小家碧玉，是一座大城展开的春天，宽、亮、干净、有秩序。你们的城市建设本来就扎实，春天一到，所有的楼、路、桥、树都被衬得更精神。”

我们穿过几座石拱桥，由东向西走进园内西南侧的古建院落。院落错落有致，古色古香，游人更多。人们赏花、拍照、观赏湖光水色，水面上快艇飞驰而过，卷起一条白色水痕。春风拂面，阳光柔和，整座园子既有古韵，又有现代城市的清爽与整洁。

朋友停下脚步，望了许久才对我说：“太原真的给了我很大惊喜。我原以为北方的城市偏硬朗，没想到你们既有历史底蕴，又有现代气质。道路宽阔，环境优美，建设完善，春天一到，整座城又鲜活又温柔。比起我们南方小城的精致，太原的春天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开阔与壮美。”

从迎泽公园出来，我和朋友骑着共享单车来到汾河景区，春风拂面，这里又是一番景色。汾河水缓缓流淌，河面泛着柔光，春风一吹，波纹层层叠叠。河岸步道铺得整齐，柳丝

轻摆。不远处的橡胶跑道上，有人慢跑，有人散步，孩子们追着泡泡奔跑，笑声在春风里散开。朋友望着河岸景致说：“这里的春天比江南的河景更大气，视野特别开阔。”

走着聊着，已是夕阳西下时分，天色柔和，满城灯火次第亮起。朋友望着夜色中的太原，轻声说：“我想我爱上了太原的春。爱太原的风，爱太原的城，爱太原的开阔，爱太原的烟火气，更爱这春风拂过的太原城。”

我微微一笑。

是啊，春风拂过太原城，吹绿了枝头，吹暖了人心，吹亮了宽阔的街道，吹美了整座城市的容颜。

一座城，在春光里苏醒，在春风里舒展，也因每一个真心热爱它的人，变得更温暖。

## 难产母羊急救记

范伟师

前些日子，我千里迢迢从太原赶回阔别已久的家乡北曹庄。探望完一位生病初愈的66岁阴姓远房亲戚后，天色尚早，我驱车行至村东头，准备稍作歇息。然而，这份宁静随即被一阵焦灼的躁动打破。

原来，阴大爷正在村里东北角的窑洞院，为一只奶羊接生。院门下，那只奶羊蜷缩着身体，剧烈地挣扎着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一问才知，羊水已破，难产已有数小时，小羊羔的后腿蹄子露在外面，死死卡在产道中不得出。看着母羊痛苦的模样，老人急得手足无措，围着羊圈团团转，手心疼又无助，眼睁睁看着性命悬于一线。

情势危急，若再不施救，母羊与腹中羊羔恐都难保。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我顾不上寒暄，立刻寻思施救之策。几经打探，得知离村五六公里外的城垣村，有一位年逾古稀的张姓老兽医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驱车疾驰，专程去请他。

见到张大夫说明情况，他二话不说，收拾起简单的工具，随即与我一同出发。路上，我悬着一颗心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张大夫，羊羔蹄子卡在外面，还有救吗？”他神情淡定，语气笃定：“噢，放心，先把它拨正就好办！”这一句话，宛如一颗定心丸，让我焦躁的心瞬间安稳下来，也真切感受到了医者平凡而伟大的力量。

一到羊圈，张大夫立刻进入“战斗”状态。他让人迅速烧好开水，备好消毒用的肥皂、盛水的铁盆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卷起袖子，用肥皂仔细洗净双手，俯身开始助产。我不便打扰，暂且回到家中，但心始终悬着。

大约一个小时后，我再次走进羊圈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头一热。在张大夫的妙手相助下，难产的母羊终于顺利生产！更令人惊喜的是，竟是一对双胞胎！两只可爱的小羊羔颤巍巍地依偎在地上，身上盖着旧褥子，旁边火堆噼啪作响，暖意融融。母羊与羊羔双双平安，两个鲜活的生命，就这样有惊无险地“降落人间”。

看着阴大爷脸上舒展的笑容，看着老兽医额头上细密的汗珠与泛红的面颊，我内心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。若非老兽医及时施救，奶羊母子性命堪忧，阴大爷也将蒙受两千元的损失。

这件事，给了我极大的触动。常言道，隔行如隔山。面对奶羊生命垂危的时刻，不懂专业的主人束手无策，邻里乡亲即便有心也无力。而张师傅仅凭一把剪刀、一块肥皂与毕生经验，便能妙手回春，拯救两条生命。这生动地印证了，无论治病救人还是饲养畜牧，任何一行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，都凝聚着长年累月的经验与智慧。复杂问题面前，“干什么事还得靠专业”。

这次回乡之旅，本是寻常探亲，却意外见证了一场生命的奇迹与守护。

伫立在窑洞前的暖阳里，看着母羊温柔舔舐幼羔的画面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便是生活最质朴的哲理。生命的韧性、专业的力量，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羊圈里，有了最生动的注解。这堂生命课，没有课本，却比任何文字都来得深刻。



本图片系AI创作



## 春来荠菜香

郑艳

春风一吹，心里便惦记起了老家的荠菜。恰逢亲人打来电话，说运城绛县的菜园和田埂上，荠菜已经长得鲜嫩肥硕，正是尝鲜的好时候。我一听，当即收拾行装，趁着周末赶回了老家，赴一场与春天最美的约会。

一到老家，顾不上歇息，我便提着竹篮、拿起小铲子，直奔村外的田地。春风轻柔，阳光温暖，脚下的泥土松软湿润，空气中弥漫着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清新气息。放眼望去，麦田泛着新绿，田埂边、菜畦旁、枯草下，一丛丛荠菜挨挨挤挤，贴地而生，叶片翠绿油亮，长得格外精神。

我弯下腰，仔细寻觅着最鲜嫩的荠菜。它们不张扬，不显眼，却有着独属于春天的清冽香气。左手轻轻按住菜叶，右手拿着小铲子，顺着菜根轻轻一挖，带着湿润泥土的荠菜便完整地挖了出来。白嫩嫩的根须上裹着褐色的泥土，嫩生生的叶子舒展着，看着就让人满心欢喜。

刚开始还觉得新鲜有趣，越挖越投入，蹲得久了，腿也有些发麻，腰也微微发酸，可看着竹篮里渐渐堆起的嫩绿，心里的欢喜早就盖过了疲惫。家人陪在身边，一边挖一边说笑，聊聊农事，说说家常，春风拂过耳畔，笑声落在田埂上，简单又踏实。这种亲手从泥土里收获春天的快乐，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。我们一边挑一边捡，只选叶片饱满、根茎嫩白的，不多时，竹篮就装得满满当当，沉甸甸的，全是春天最实在的馈赠。

回到家，第一件事便是细心打理这些荠菜。我把荠菜倒在大盆里，先择出混杂的枯草与黄叶，再用清水一遍又一遍地冲洗。冰凉的井水漫过菜叶，泥土一点点被洗去，嫩绿

的叶片渐渐变得干净鲜亮。洗好的荠菜放进开水里轻轻焯烫，再捞出来过凉水，挤干多余的水分，切碎之后，一股清新浓郁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，清爽、淡雅，闻一口便觉得神清气爽。

紧接着便是包饺子最热闹环节。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分工明确，有人和面，有人擀皮，有人调馅。切碎的荠菜与新鲜肉馅拌匀，只加少许盐和香油，简单一调，便是最鲜美的滋味。碧绿的荠菜馅色泽诱人，香气扑鼻，光是看着，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。

我也加入其中，拿起薄薄的饺子皮，放上一勺馅料，轻轻一捏，一个个圆滚滚的饺子便成型了。饺子排满案板，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小元宝，碧绿的馅心若隐若现，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包了进去。屋内热气腾腾，欢声笑语不断，窗外春风缓缓流淌，这一刻，时光温柔又安稳。

水烧开后，饺子一个个下锅，在沸水里翻滚、漂浮，像白白胖胖的小精灵。没过多久，浓郁的香气便飘满了整个屋子，勾得人食欲大开。刚捞出来的饺子冒着热气，晶莹剔透，轻轻咬开一口，外皮筋道爽滑，馅料鲜嫩多汁，荠菜的清鲜与肉香完美融合，不油不腻，清润回甘。那是泥土的芬芳、阳光的味道、春风的清爽，更是独属于老家、独属于春天的纯正滋味。

一口饺子入喉，暖意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底，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这一口鲜，是春天的味道，是家乡的味道，更是亲情的味道。它不奢华、不浓烈，却以最朴素的方式，治愈了人心，温暖了岁月。

一碗荠菜饺子，吃的是鲜，品的是情，念的是家。春天把最好的滋味藏在泥土里，老家把最深的温暖藏在烟火里。而这简简单单的荠菜饺子，便是春天赐予我们最温柔、最珍贵的礼物，藏着人间最踏实的幸福，也藏着岁岁年年不变的牵挂与欢喜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## 写给初三的女儿

静茹

操场上，春风轻轻拂过脸颊，也拂过你挺直的背影。看着你站在人群中，眼神明亮，身姿挺拔，我忽然有些恍惚——那个曾经依偎在我怀里，奶声奶气喊着妈妈的小丫头，怎么一转眼，就长成了要独自奔赴人生第一场重要战役的少女。

今天，是中考百日誓师的日子。于你而言，这是青春里热烈而坚定的一段征程；于我而言，却是一段藏着心疼、不舍、期盼与骄傲的，百感交集的时光。

我从不承想过，成长会来得这样快。初中三年，尤其是这最后一年，我看着你把所有的温柔与倔强，都藏进了书桌前的灯光里。清晨，天还未亮，你便悄悄起床，怕惊动了家人，轻手轻脚地洗漱、背书，小小的身影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安静，也格外让人心疼。深夜，客厅的钟摆滴答作响，你的房间依旧亮着灯，笔尖划过试卷的声音，是我听过最安静，也最揪心的旋律。

我常常站在门外，不敢进去打扰。我看见你揉揉发酸的眼睛，又继续埋头演算；我看见你因为一道难题皱起眉头，也看见你解出难题之后嘴角悄悄扬起的笑意；我看见你把委屈悄悄咽进心里，把疲惫藏在笑容背后，只对我说一句：“妈妈，没事，我可以。”

我的女儿，你总是这样懂事，懂事到让我心疼。我知道，初三的日子很苦。但是你没有抱怨，没有退缩，只是一步一步，稳稳地往前走。你在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，也在悄悄长成我心中最骄傲的样子。

很多时候，我都想对你说：累了就歇一歇，不用那么拼。可我又知道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，是你为梦想付出的坚

持。我能做的，只是默默为你留一盏灯，温一杯牛奶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给你一个不用说话的拥抱。

我从不奢求你一定要考出多么耀眼的分数，也不强迫你必须站上多么高的领奖台。于一个母亲而言，比起优异的成绩，我更希望你健康、快乐、平安，希望你永远眼里有光，心中有爱，希望你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，永远不被困难打倒，永远不丢最初的善良与勇敢。

百日誓师，誓言铿锵，少年意气，风华正茂。我站在人群中，望着你，心里满是复杂的情绪。有骄傲，为你这股努力向上的模样；有不舍，为你即将独自走向更广阔的世界；有期盼，愿你所有的付出都能换来温柔的回响。

孩子，人生很长，中考只是其中一站，不是终点，更不是全部。它会见证你的努力，却定义不了你的一生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在妈妈心里，你永远是最珍贵、最优秀、最独一无二的女孩。你不必完美，不必逞强，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只要你尽力了，只要你曾不辜负自己，便已足够。

接下来的一百天，会很珍贵。愿你笔下有力量，心中有方向，累了就回头看一看，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，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你只管安心向前走，不必害怕，不必慌张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身后，陪你走过这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
春风正好，少年当立。愿我的女儿，在百日之后，合上笔盖的那一刻，有侠客收剑入鞘的骄傲；愿你所有的日夜兼程，都能换来花开有时；愿你被时光温柔以待，被岁月温柔拥抱。

我亲爱的女儿，大胆去走你的路，去追你的光吧。妈妈永远爱你，永远支持你，永远为你骄傲。

多年前，我写过一篇《我和她》，笔下的“她”，是我的母亲。写母亲时，情思涌动，一气呵成，字字句句皆是心底流淌的温情。可如今想提笔写《我和他》，写我的父亲，却迟迟难以下笔，不知从何说起，这一搁笔，便拖了整整6年。

就在年前，我办理完退休手续的那一天，父亲冲着我怒吼了。已是80多岁的老人，威严丝毫不减当年，脾气依旧刚烈，嗓音拔高了八度，字字铿锵：“60岁咋了？80岁也得改！”

他说的，是我的性格。可您老人家，不也正是这般的脾气吗？他也曾无数次跟我说，正因为自己深知这种性格的不好，才执意要我改正。我笑着回应，不是不想改，是真的改不了。

父亲14岁便从农村老家出来考取艺校，他总说，自己一直记着奶奶说的一句话：“俺娃要肚里长牙！要有韧骨。”就是这句话，一路激励着父亲走到今天，成为深受广大观众尊敬的晋剧表演艺术家，做到了奶奶期盼的样子。

我40岁才开始写作，这条路，起初并未得到父亲的肯定。还记得我的剧本处女作《细柳》刚写了几页，便迫不及待地读给父亲听。文中有一句“门上有人吗”，这是我们学习元杂剧时的常用台词，父亲听到这里，顿时厉声斥责：“写啥剧本了？你以为得几个字就能写剧本了？那戏是好写的？谁家门上能有人？你在门上了？”我望着他怒目圆睁的脸，又怕又气，径直冲出门去。母亲追了出来，温声细语地安慰我：“妈妈觉得写得好，该改的改，该写继续写，妈妈等着看下一场！”

我边走边哭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一半是父亲点燃的怒火，久久无法平息；一半是母亲给予的温柔，让我渐渐平复心绪。擦干眼泪，我重新提笔创作。多年过去，我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剧本，心底最爱的，依旧是《细柳》，甚至将“细柳”当作了自己的笔名与昵称。此后无论写下多少唱词，我都会一字一句细细推敲，既要贴合剧情，也要贴近生活，至少，再也不会出现“人在门上”这样的疏漏。

创作《豫让》时，有一句唱词用的是江阳韵，整段唱的最后一句想落在赵襄子身上，实在无计可施，便想着干脆去掉“子”字，写成“……赵襄”。结果又一次惹得父亲大发雷霆，他说：“如果为了押韵，我能把你的名字去掉，叫你武凌吗？”时至今日，我的剧本再也没有被人质疑过韵仄的使用，这全都要归功于父亲。每当我想要马虎敷衍时，多年前父亲瞪视的模样，那张让我心生敬畏的脸，便会浮现在眼前，让我丝毫不敢懈怠。

就是这样一位对初学者丝毫不留情面的父亲，在我从事写作多年遭遇挫折时，却语重心长、满含疼爱地对我说：“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这些都是你要经受的，坚持住！”当我说到评上副高级职称就不再冲职评高时，依旧是他，语气坚定地告诉我：“谦虚是对的，但你也别比谁差！”原来，那个曾经屡屡否定我的父亲，在心底里，始终觉得自己的女儿是最优秀的。

父亲从来不会当面夸奖我，我一度以为，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。直到后来从旁人人口中得知，每当有人说起我的文章、我的剧本，父亲脸上都笑开了花，满心欢喜。《白云真人》剧本完稿后，我打印出来送给父母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她念着剧本，父亲一言不发地认真聆听，听完许久，才轻声说了一句：“这闺女，咋这么会写。”

母亲常说，我和父亲，是一模一样的人。这话有褒有贬，既肯定了我们父女俩都有一颗单纯热爱事业的心，也说着我们都不谙世事的执拗性情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在后台见到上妆后的父亲，轻声唤他，他却不应声，对我视而不见。母亲说，他要上场前从不和人说话，早已全身心入戏了。细想来，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？进入创作状态时，无论白天黑夜、吃饭做事，都心神不宁，连梦里都是笔下的戏文与人物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编剧，父亲已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，可我们对待事业那份认真负责的心，却是全然相通的。父亲笑着说：“这就对了！”

我一直以为，父亲是不喜欢我的。他偏爱继承他衣钵的大儿子，疼爱乖巧懂事的小女儿，而我既笨拙又倔强，从不令他欢心。直到我出嫁那年，才真正读懂了父亲深藏心底的良苦用心。

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即将出嫁。事后才从母亲口中得知，父亲曾骑着车，专程去看了我将要嫁去的地方。回来后悄悄跟母亲说：“那里还是公厕，她要难活了……那是个东西房，夏天热了……”结婚当天，我们准备离开时，父亲对女婿说了些什么，我已记不清，可他眼中始终噙着的泪水，和我哭肿的双眼，却深深刻在了记忆里。母亲后来跟我说，那天的父亲，心里难过极了。

原来在父亲的心里，每一个儿女，都是他捧在心尖上的珍宝。

父亲从学戏开始，在学校里便是最优秀的学生，是被老师摸着头顶夸奖着长大的。他能吃苦，也最是节俭，只为让我们过上最好的生活。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长大，我们从未真正尝过苦的味道。因为父母给予了我们满满的大爱，竭尽所能让我们衣食无忧地成长，让我们早早见识了音响、电视、沙发、洗衣机，让我们吃到当年稀有的柑橘、香蕉等新鲜水果，那是他们在南方演出后，一路背回来的。妹妹说咱们家人很佛系，我却说，那是因为我们从不缺爱。

去年年底，我把自己的两本下作品选《游艺拾零》送给父母。父亲随手翻了翻书，语气里满是心疼与嗔怪：“不要写了，要知足，写了这么多？再加上你的剧本和没有收录进去的文章，得有4本了吧？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你的身体，你也60岁了！”我笑着应下。如今的他，依旧每天看戏、咳嗽；我对写作，亦是如此，在职业是职业，退休后，便成了相伴一生的爱好。

只因父亲那句“不要再写了”，我睡了这几年来最安稳的一觉。不能说全然放下，却实实在在地放松了、释然了，不再焦虑，不再内耗。因为父亲的话，是我心底最看重的叮嘱。

毕竟，我最像他；毕竟，他最懂我。

嫂子有时想说小孙子脾气不好像太爷爷，总会绕着弯子说：“你这脾气像谁呢？像太奶奶。”

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，这话，其实说的也是他——我的父亲。

## 我和父亲

武凌翔